



陳明著



行印店書華新南冀

新編鼓詞

平妖記

• 陳明著 •

冀南新華書店印行

一九四八年五月

前記



過去在都市裏也會聽過大鼓和說書，但從沒有給我什麼印象，有的覺得太夾，有的又覺得太俗，因為那時我只是一個學生，用我一個做學生的欣賞能力和興趣來決定這些東西的好壞，因此却會擁有很多士大夫和小市民的藝術形式，可以說同我是毫無關係的，我輕輕的放過了這些東西，在抗戰的初開幾年內，更沒有接觸的機會，簡直就忘記了。

但後來在陝北農村裏多混了一些時，我發現了陝北的說書是這樣的美好和普遍。一個說書人，（大半是瞎子），背着一個琵琶，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，他們彈着，用一副「頭板」和着，他們向鄉村的人民，唱着古代的英雄，唱着那些英雄們的悲歡離合，唱着一些勢利者的因果報應，但更多的是唱著在地主剝削下，農民的生活和痛苦。他們依靠着弦子來調頓善良的農民，諷刺着官府才子，沒有噱頭，沒有花樣，用樸實和的弦調配着那樣素而精緻的詩句，一任那說書人自由的高讀或低訴。當我坐在說書人韓起祥旁邊聽他唱劉志丹時，我的確對他起了荷馬的感發。我因為太愛這種形式，所以不覺有了寫「平妖記」的勇氣。以我的文學修養，尤其是中國民間藝術的修養說來，的確只是一種大膽的嘗試，但為求得我的進步，我願意把他拿出來，作為我求教的工具，因此便又付排印。

在此付排的時候，我特別感謝延安縣的縣委和張宗明同志。為着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材料，張宗明同志親自陪我們去秦財山一帶，訪問事件中的人物，他每晚還同我們談論着陝北農村。

安波同志對陝北說書，也有很高的愛好，他曾向有名的延川的楊瞎子學會了「王三姐拜壽」他幫助楊瞎子編「珊瑚山五戰士」，因為他的音樂的修養，使我寫「平妖記」的勇氣增加。他爲「平妖記」配譜，使這本小書添很多光彩，我是深爲感謝的。安波同志最近從承德來信，還勉勵我向街頭去獻唱，我將深銘胸懷，願我們彼此鼓勵吧。

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

白：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

豐衣足食享太平；

提倡文化要努力，

破除迷信講文明。

說罷四句絲弦響，我爲諸位說書文。

話說陝甘寧邊區從前本是災荒地，三年兩頭壞年景，吃了早飯沒晚飯，賣兒賣女人吃人，官府衙門捐稅重，百姓有冤沒處申。二十年王紅軍起，百姓不久翻了身。豪紳惡霸都趕走，土匪壞官一掃清。共產黨靠定了老百姓，老百姓成了當家的人。毛主席、高司令好領導，邊區政府操心勤，幾年來咱邊區大發展，上上下下一條心。講收成，幾年多收七千萬担糧，論負擔，一年倒比一年輕。從前吳滿有逃荒到延安，如今他是勞動狀元人人敬，這樣的狀元多得很，蟠龍區上還有韓長椿。講穿的，羊毛羊皮到處有，論織布，大小工廠一百掛零。從前婆姨縫衣娃嫌穿不上褲，如今新襖新褲新圍裙。社會陰險伍欺百姓，新社會，八路軍是咱一家人，不打人，不罵人，說話不帶（味）酸氣，是陕北人對婦女的通稱，和咱們這裏酸氣們一毫不多。

和氣實實公平，不欺民，不擾民，這樣的隊伍那裡尋？再說那政府委員人民選，區鄉幹部都是忠厚人，操心受苦辦公事，一心一意爲百姓。衆百姓全都組織起，合作生產還把學堂進。你再到新市場裡走一轉，那紅火熱鬧賽西京，天天趕集人千萬，平房之外有樓亭，櫃台上舖的大紅毯，戲台上鑼鼓絲弦真好聽，人來人往鬧嚷嚷，買的賣的忙十分。按下這般繁華都不表，單表那聚財山上捉妖精。

白：諸位鄉親，自從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百般興盛，四季平安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爲何聚財山上會鬧起妖精？書中說的明白，諸位靜坐，聽我慢慢道來：

橫山有個楊萬昌，卅歲南路來逃荒，安塞攪工二十年整，鬧革命分田地幾十畝，三面土窖有牛羊，一家大小樂安康。如今他是一老漢，家居山峁梁上新窩溝。這新窩溝就在山梁上，四面三面沒村莊，拐溝小路人少見，白天也能見豺狼，山連山來梁靠梁，坡坡圪塔跌牛羊，天有浮雲少飛鳥，地下母鷄怕黃狼，白日還有太陽照，黑夜不見燈火光，夜深人靜聽狗咬，半夜驚醒心惶惶，獸水要走兩里地，燒柴沒樹谷草穰。這地爲何太荒涼？革命以前遭災殃，壞官土匪勾結起，逼得百姓都逃光。革命以後政權換，楊萬昌一年四季生產忙，左右上下共住四戶人，光景一天都比一天強。如今老楊種地七十畝，合作社裡又把股金放，兒媳婦碾米又紡線，大小九口有餘糧。

今春二月黃風起，他七歲的孫女兒病一場，燒一陣來冷一陣，翻着眼珠望爹娘，老楊愁的心發慌，聚財山請了巫神叫程項。那程項倒也像個莊稼漢，十幾歲就把神來裝，外面常披一件爛棉襖，肚子裡藏了副蛇心腸。他原住那陝西榆林地，吃喝嫖賭把好人欺，前兩年榆林遭荒旱，討吃到邊區謀生計，聚財山衆人幫他忙，够吃够穿討婆姨，他恩將仇報心不正，要錢他狠心打主意。老楊一請他心歡喜：『我程項果然有財氣，老楊可算真富有，掙錢不怕費心機。』他從容來到楊家門，畫符唸咒就扎針，七歲孩童頂不住，大叫一聲命歸陰。老楊一家哭哭啼啼，程項巫神心裡驚，治死人命怎麼辦？雙眉一竊計上心，他兩腿一伸地下躺，假裝過陰追亡魂。片時醒轉開言道：『我到陰間去求情，閻王爺爺不答應，只爲你娃娃得罪了觀世音。』說罷這話他爬起，抓着那隻謝神的大公雞，七千元，鋪身布，蓋臉布都不算，臨走又背上細黃米兩斗半。

白：常言說，馬要越善被人騎，人沒文化被人欺，這楊萬昌的孫女兒，明明是程項扎針治死，可嘆楊萬昌一家無讀書識字之人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被程項一片胡言騙過去了。

老楊是上了年紀的人，一急一愁火攻心，兩天一過也病倒，又請草溝傳貴安莊神。程項知道了咬牙恨，『不請我來請旁人，這錢除了我來賺，誰來安也安不成。』黑夜裡他把魯四尋，這魯四也在聚財山上盛，他是個年輕老實人，說不起婆姨要光棍。

兩人溜到磨道上，程項悄悄兒說得明：『世上錢財多得很，有膽子的人就拿得成，你今還是光身漢，要討婆姨跟着我來行，我自有法千萬種，又有黑虎靈官來護身，新竈灣老楊信鬼神，賺他錢財只要把心狠。』魯四一聽沒言語，程項連聲催得緊：『好事瞎事都由人幹，你爲啥裝瘋不答應，白天不敢夜裡幹，鬧出事來我神家頂。』魯四長得塌鼻子小眼睛，他歪頭一想說能行。兩人當時定計劃，從此新竈灣百姓不安寧，天天鬧妖精。

三月十五月兒明，萬山寂靜一片銀；半夜烏雲滿天起，風吹草動陰森森。這夜老楊睡得淺，拍拍連聲被驚醒，圓睜羊羣咩咩的叫，狗兒汪汪咬咬聲。他披衣提燈開竈門，遠照近看不見人，白狗站定朝對山望，羊圈門兒關得緊，老楊一看沒事情，轉回竈來關定門，他才爬到炕頭上，又聽得拍拍拍拍響連聲。這聲音是土圪塔擦竈門，是牆上土塊掉埃塵，一陣鬆來一陣緊，一家大小都驚醒，狗咬聲音變了樣，只是直豎直哼哼。老楊不敢把燈點，張着耳朵仔細聽，又像有什麼走近，窗上破紙響連聲，翻來轉去不敢睡，暗地盤算心不定：『莫不是山神來到狼山亭？莫不是灶君面前少明燈？莫不是了公關神來顯聖？莫不是道才遇上了五道神？莫不是家有無神鬧妖精？莫不是無常惡鬼來抓人？』越思越想越害怕，渾身冷汗戰兢兢；猛的叫噓一聲叫，跑來跑去脫輾輻。

，驢馬都一齊出了圈，每半它氣喘喘的哼。夜深魅黑北風吼，就像那鬼哭神號嚇死人！老楊腿軟跪在地，許下心愿求神靈，一家大小睡不着，心驚胆怕挨到天明。

白：衆位鄉親，你道鬼從何來？

一不是什麼山神並灶君，二沒有啥丁公五道神，那裡來的煞神無常鬼，就是程項魯四害人精。人間本來沒有鬼，心裡有鬼鬼欺人，楊萬昌一生沒歪事，迷信腦袋把他坑。原來他二人半夜爬到山嶺上，佛爺廟裡來藏身，檢起廟裡的碎瓦片，遠遠擦來用的是擦轆。

白：諸位，這擦轆繩原來是鄉下娃娃放羊用的，一根繩子，當中結一個扣，扣住土塊，然後一隻手捏住繩的兩頭，用力甩出去，土塊能擦得很遠。

再說他們用的是擦轆繩，擦得遠來擦得準，先打羊圈後打門，打得狗跑人躲走，他們又摸出來放牲靈。新窩灣聚財山相隔二里路，他放畢牲靈轉回程，聚財山也把土圪塔擦一陣，雞叫天明才回窩睡安身。

聚財山共有人四戶，四戶不到十口人，程項魯四兩個鬼，還有老潘張占清，占清家是六十歲的老雨口，老潘夫婦姓年輕，程項婆姨十七歲，魯四還有一個老娘親。天不明老潘占清起得早，小心慢慢開窖門，只見烏雲蓋頂北風緊，滿天黃沙渾沉沉，都說來

裡土圪塔打窗門，言來語去分不清，那時程項還在炕上睡，『哪……』的一聲來了靈官神，老潘占清忙去看，神家說話聽得明：『前莊新窩灣出了妖精怪，放走了楊萬昌的大牲靈，我馬童程項本事大，三十萬元安莊神。』老潘有待不相信，叫牛娃到前莊走一程。牛娃到新窩灣一看，家家戶戶亂拜神，男女老少都問過，程項神家說的果然真。牛娃回轉把話講，嚇得衆人忙燒紙插香磕頭敬神靈，有心要請程項安莊子，盤算難湊三十萬銀，又怕政府有命令，不准巫神再騙人。

白：諸位，這新窩灣聚財山本來平安無事，只因衆人在舊社裏，受有錢人壓迫，沒有文化，腦筋迷信，才被程項欺負定，那程項裝鬼騙錢，衆人居然相信，賊胆就更大了。

天一黑，程項又潘家坐來張家行，囑咐鄉親多小心：『咱們只能窩裡坐，誰要敢出門呀，鬼打土塊要人命。』衆人一聽怕得很，天一黑便把門兒關得緊，無事早早炕上睡，不做針線不點燈，被子從頭蓋得緊，只求今夜睡安穩。這半夜程項翻身起，驚動了炕上枕邊的人，程項一手把婆姨來指定，說：『閒言閒語你不准告旁人，若有一絲風吹並草動，你看我程項可容情！』他說罷這話往外走，那管婆姨哭傷心。半夜魯四悄出門，欺着老娘耳聾眼不明。他兩人從新來裝鬼，不得錢財不甘心。

接連鬧鬼十幾夜，苦得百姓丟莊農。區政府知道這消息，區委書記出主意：『這

地不會有妖精怪。只因那一帶是荒涼地；三家村裡照顧少。大梁山行人稀。向北大路通白地（註）。常有謠言無風起，新竈灣屬安塞營，聚財山却歸咱延安蟠龍區。幾戶人家都不差，只有那程項巫神嫌疑大，他本是榆林來的莊稼漢，歷史不明要考查，今年政府把巫神禁，沒收了他的三山刀一把。莫不是此人起壞心，與風作浪起妖精？」急忙派去蘇營長，調他來區上好盤問。

註：陝甘寧邊區老百姓叫邊區以外的地方爲白區，白地。

這自衛軍營長是個二圪梁，爲公做事直心腸。他一氣趕到聚財山，尋到程項將繩綁。急得巫神雙腳跳，他問：「我犯下法令那一條？」魯四也在竈前罵。他道：「你抓鬼爲啥把人抓？」蘇營長聽了必發火，這魯四也不是好傢伙。走上前去把他捆，二根藤繩拴兩個。押了兩人下山坡。這時早驚動莊上衆男女。咕咕嚕嚕問根源，項兒家婆姨叫命苦，魯四的老娘哭連天，張占清跑步趕上蘇營長，老潘上前把話言：「魯四一走不要緊，撿下老娘受熬煎，魯四是個年輕娃，沒犯錯誤不能拴。」說時項兒家魯四娘都趕上，又哭又說求人憐。蘇營長一聽話當真，老人家哭哭啼啼太傷心，伸手剛把魯四放，「哪……」的一聲程項菩薩來顯靈。

程項渾身直抖擻，舞手跳腳瞪眼睛，他喊道：「誰抓我的馬童誰抓我的馬童，我神

家不答應。嚇得衆人四處走。你營長聞聲自退。這三挖藥人一見心惱怒，你神家敢把我來兇？腰上解下牛皮帶，劈頭劈腦打神靈。程項忍痛不住求饒命，神家原來就不靈，程項沒法只好跟着走。年輕婆姨在後邊跟着走，得不過兩里地，程項跌倒地。埃處，蘇營長又待解皮帶，低頭一看他口吐白沫，命歸陰，無聲無氣雙目閉。涼手涼腳冷冰冰。這一下蘇營長可發了慌。『我這人做事太荒唐，只道把他神家打，誰料他斷氣在路旁，只怪我舉手力太重。只怪他身體不強，眼看一命難救活，那婆姨又一抽一搭架程項，有心把他抬去區政府，無奈荒山野地沒輿轎。若得不營將他放，區上批評難承當。』思來想去無主意，對着死人把話講：『神哪，鬼咧，我全不管，你能活轉你回鄉。』說罷這話他車身轉，垂頭喪氣下山崗。

白：諸位，可惜呀！這回蘇營長要是把程項捉定，帶到區上，盤根究底，魯四一人孤掌難鳴，也就少了許多怪事，替地方除一禍害。可惜蘇營長人雖直爽熱心，究竟也拿不定主意。結果，不只放了魯四，連程項也沒帶走，只剩下他自己一人，灰溜溜的回到區政府去了。

再說程項裝死躺地下，原是怕得沒辦法，誰知騙過蘇營長，他暗自高興笑傻瓜。

聽他走得下了山，一溜碌爬起把身翻，丟下婆姨往家走。滿嘴胡言把話編：『這是蘇營長向他神家投了降，又道是靈官菩薩法力強。政府管人難管鬼，陰陽兩界分得明。』他瞅空同魯四把話拉，挖空心思定計劃，一不做來二不休，要錢只顧害大家，政府若還把我

臂，我神鬼全來收拾他。

白：從此以後，鬼就鬧得更大了！！

二

程項一天在炕上抽旱煙，項兒婆姨在灶頭和窩麵，眼看着丈夫心思重，手揉窩麵手越沉，這時陽光靜靜照地上，裡外左近沒旁人，項兒婆姨忍不住就說咧：「別人都生產不得閒，偏你半夜瞎胡串，如今政府管得緊，二流子生活不如前，若有三長并兩短，據我一個好可憐。」程項一聽翻了臉，咬牙切齒氣沖天：「官憑印來虎憑山，婆姨家憑個男子漢，嫁雞隨雞犬隨犬，你敢到政府去申冤？」項兒家說咧：「人家是好意把你勸，又沒說政府去申冤。咱二人鍋裡煮的一樣飯，你吃稠來咱吃乾。」

白：程項猛地跳下炕來，用旱煙管敲着婆姨的頭；連聲罵道：「你驕情呢！你驕情呢！你個驕情！你驕情！」

「我沒出銀子將你買，你沒坐花轎沒人抬，只爲你老娘生病重，求神許愿把命換，多虧我程項將她救，才把你送來做報酬。你只配灶頭燒茶飯，你敢管你的男子漢！若再咕咕咕多說話，你要活命難上難。」嚇得十七歲的婆姨直哆嗦，淚珠兒直往窩麵

漸裡落，低頭沒話手揉麵，忍氣吞聲把飯做。

白：黑夜程項又吩咐婆姨，今夜要作好一隻女人鞋底。

端端正正二寸長，又瘦又俏又要尖。項兒婆姨奇怪呢，「這般鞋底兒咱不能穿，年紀大喇又不要玩。」程項板臉又瞪眼，「不穿不要你少管閒，今夜做好莫給旁人見。」說完話又起身外面串。

程項外面去裝鬼，婆姨窩裡做針線，一針又一針，一線壓一線，思來想去苦難言。十七歲的姑娘眉眼俏，風吹花落水上飄，手脚靈活身段巧，黃髮蓬蓬像亂草。枉自生長在人間，長年累月受煎熬，自小就逢鬧災荒，跟着老爹走他鄉，誰知道這裡那裡一個樣，到處窮人少米糧，父親病死沒人靠，跟着老娘把飯討，對着東家叫嫂嫂，到了西家叫喀喀，東家說你來早了飯沒熟，西家說你來得太遲飯完了。母女二人無法過，縫窮補爛半個飽；披星戴月淋風雪，來到邊區有窩巢，安塞廟兒溝安置好，有窩有炕有鍋灶，合作社領了紡車紡線線，母女生活有依靠，只望勤儉來起家，誰知老娘又病倒，只怨命苦該倒霉，冤家治病太湊巧，如今萬事沒話說，不如以前母女有照照。她一針一線捺鞋底，針針刺痛在心間，添燈油又換燈捻，青油下滴淚漣漣。一夜熬煎不敢睡，天明鞋底磨得尖，要知程項拿這鞋底做何用，窩裡慢慢說一遍。

那一天楊萬昌從襄地裡送，腰上遇見了程巫神。老楊說：「咱是老實受苦人，一年四季生產勤，從不知什麼妖精怪，鬧得人日夜都操心，你既頂了靈官神，救苦救難救鄉親。」程項說：「非是我願衆鄉親，我一樣是被鬼欺負的人，只因靈官面前少香火，定要佈施卅萬銀。」老楊說：「一時難得這多金。」程項說：「你牛羊驢馬一大羣。」老楊說：「吃穿生產靠牠們。」程項說：「你合作社裡有股金。」老楊推托說：「不到時間不讓領。」程項說：「你去蟠龍集上走一程。」老楊說：「我沒糧沒米賣不成，何必老遠跑路程，今冬打場收糧食，東併西湊敬神靈。」程項再不多言傳，冷笑連聲說：「隨便，你要咋辦都能行，我有要事不得閑，你回家路上多小心，埡畔上仔細看腳踪。」老楊一聽心迷糊，什麼埡畔上看腳踪，回頭三步併兩步，埡上果然有了個小腳踪，看來約模兩寸長，塵土上面印分明。賈家也來說：「碾盤上有小腳踪。」李家也來說：「糞堆上有小腳踪。」有的說：「土台上也有咧」，有的說：「岩窩下也有咧」衆人想，「咱莊上婆姨脚都比這大，土台岩窩又不走人，一定是來了女妖精！」

這時間，新客灣聚財山到處出腳踪，遠遠近近亂紛紛，遍山風雨謠言起，就像那蜜蜂窩鬧哄哄。這里說：「今年受苦是白忙，秋收場上去打糧，半空有妖怪來接定，剩

下來的是塵土和谷糠。』那裡說，『山郭梁出了大雞精，如今翅膀沒長成，他天天來尋家雞吃，翅膀長成就吃人。』這裡又傳，『半夜鬼火燒了壽樂棹，人要出門死鬼跟，初一十五不得過，羣鬼造反挖人心。』那裡也傳『新窰灣岩客上住妖精，妖精鬼怪十二名，出墓鬼，血腥鬼，屈死鬼，燈籠鬼，吊死鬼，勾死鬼，猿猴精，狐仙……帶頭的是個紅鞋女妖精。』你要問他這些話從那裡來？都回說：『人人這樣道得真』。這謠言就像滾流星，到處傳來到處聽，可憐衆人少知識，程項魯四的鬼話信當真，日夜害怕受虛驚。

一天聚財山來了一個穿長袍，剪平頭的中年人，他鬼鬼祟祟臉陌生，他是程項的親表兄，榆林地裡當聯保主任，兩人見面心歡喜，又說又笑親十分。果然不出一天，魯四對老娘說咧，『如今鬼關到咱家的門，娘怎不說書還愿心？』娘說，『咱尋不上說書的人，』魯四說『程項表兄常玉春，他原是個頂好的說書人。』老娘忙叫魯四去請，請來那個常玉春。諸位，這叫做，本來無事偏惹事，開門引狼進壞人，世上本來沒有鬼，何用說書還愿心！

再說魯四到各家門前叫，『你等到咱窰裡聽書文！』後晌咧，合村衆人都來到，擺設香案敬神神，窰裡放一張小方桌，桌上酒盞對明燈，正中一個大香斗，黃表前面香幾

根。婆姨娃娃炕上坐，男人老漢地下蹲，說書先生神案旁邊坐，程項魯四張羅勤。

那書匠腿上綁個叉叉板，左手拿定三絃琴，騰出右手把醒木拍，三叉板響說書文，人多客小靜悄悄，單聽琴聲響叮叮。他欺負衆人見識少，胡言亂語攪人心，先說安神詞一首，參起滿堂衆諸神。

什麼『金斗龍台供神靈，早受香煙晚受燈，受了香煙又受燈，吉慶無事享太平。』觀主安在靈霄殿，王母娘娘斗牛宮，關聖帝君蓮花帳，關平周倉站兩旁，牛王安在米糧山，馬王安在帥府廳，安罷諸神供亡魂，安了莊神安廟神，家宅諸神全安定，我再從頭說古今，說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經，九灣十八洞降妖精……衆人聽到妖精就害怕，怎奈說書爲了還愿心。

說書說到半當中，魯四老娘有事情，出窰走得幾步路，一眼照見塢畔上平排三個人。三人都只兩尺高，頭戴禮帽面孔不清，嚇得老人急忙往回走，身軀腿軟跪在地埃塵。她『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』忙叩頭來忙唸經，忙說自己是忌口人，忙說自己是姪百姓，那塢畔上三個却沒聲音。

白：她說：『聽書咧，你老人家請下來聽吧！』這時那三個鬼說話了，是女人腔：『不下來；不下來，狗咬哩！』

嚇死了魯四老娘親。爬在地上戰兢兢，牙齒咬着牙齒響，抖抖索索的說下文。

白：「不怕，……不怕，我……給你……老人家打……打狗咧」聽到三個鬼答應，

「不咧，不咧，快走咧！」說罷這話就一陣風！

老人家定神看止邊，亂草團團鬼不見，風在牆畔上吹，蟲兒的聲音叫得尖。她氣喘吁吁心不定，油燈底下臉發青，爬到炕上剛坐定，又來怪事嚇死人。

說書正說到牛魔王和鐵扇公主安排吃唐僧，猛聽醒木拍一聲，三叉叉板不響，三弦琴沒聲音，那書匠撲身跪地說高聲，「過路神靈來聽書，快快叩頭保安甯。」你推我來我碰你，剎時間炕上地下跪滿了人，婆姨娃娃直發抖，雞皮疙瘩起全身。忽然一陣香氣過，香煙裊裊往上升，跪在屋角裡的巫神說：「看，那不就是紅鞋女妖精！」衆人抬頭向上看，黃表後面隱隱約約有個人，看來是個女人樣，端坐不動聽書經。衆人那敢多看，磕頭許愿求太平。程項又吩咐真做聲，女妖說話有聲音，衆人悄悄不敢動，聽不見女妖說啥情。程項說：「我聽到呢，她說她走咧，香斗裡留下錢兩千，賜給當家玉春。當玉春信神有報應，走遍村落去傳名。」果然香斗裡翻出錢兩千，鈔票四張嶄嶄新，啊呀，再叩頭吧，重燒香表送神返天庭。

白：諸位，說來話長！

那魯四老娘何曾見鬼精，只因她從小就迷信，吃齋唸佛信神靈，滿腦子裝的是因果報應，就不鬧鬼也心驚，何況程項魯四專嚇人。她老人家年大眼花耳又聾，天黑出窩戰兢兢，風吹草動喀喀響，心跳腦昏疑心生。諸位想，她眼花如何能見鬼戴帽？耳聾怎能聽到鬼聲音？

白：這都是她老人家自小迷信，心裏有鬼；程項，常玉春等又一心裝鬼害人，使她上了年紀的人，神經容易昏亂，胡思亂想的。

再說那聯保主任常玉春，他到邊區就不幹好事情，聽說程項在鬧鬼，他就『好，好』一連說幾聲。他送給項兒婆姨一面菱花鏡，再送給巫神一個麝香瓶。菱花鏡後貼美人，麝香瓶裡裝的麝香精。剪下美人在黃表背面來貼定，麝香精就灑在斗中心。

黃表前面香燭亮，透光看去就模模糊糊顯人形，麝香一灑滿室香，妖怪顯神下凡塵，香斗裡留下二千元，是魯四暗中來塞進。可憐聚財山衆鄉親，枉叩頭來枉費銀，只因沒文化，解不開也辯不清，老老實實信當真。這一夜大家更睡不穩，耳聽是虛，眼見是實情，香煙下顯神，端坐上聽書文。

張占清天明忙起身，跑到區上訴苦情：『舊社會有土匪不得安，如今又鬧鬼不太平。』他如此這般從頭講，區上的幹部仔細聽。『大家無心來生產，地沒下種草青青，眼

看今年收成沒希望，糟踏百姓何自停？」一邊說來一邊哭，滿臉掛上了眼淚痕。

李區長還沒把言講，惱怒了身旁的張華仁，「什麼妖魔和鬼怪，還不是那夥壞心人，前幾年那地方曾出過無頭案，搶劫過區把人坑，如今花樣又翻新，什麼女怪顯聖聽書文，若不查個水落和石出，莊稼人受害難安身。」張華仁出身也是莊稼漢，革命開頭就從軍，在家種地是好苦，十年來工作在農村，千辛萬苦無二念，一心奔忙為百姓，現任區上保安助理員，責任在身不安心，不等區長下命令，自討差事走一程。李區長知道 he 可靠，一向為人很謹慎，叫他邀上孫鄉長，連聲囑咐要小心：「不能再像蘇營長，抓人放人舉動輕，主要任務是看究竟，看好究竟報分明。」張華仁一口滿答應，吃了些撈飯就動身。半路上邀了孫鄉長，兩人商量快快行。

那聚財山離區上不過三十里路，片時就到了山脚跟，山溝小路走得急，一脚高來一脚低，路旁地裡生青草，無人無影鳥鵲稀，上得山來日影斜，客前坪上有雞啼。聽到區上來了人，來到窖口來歡迎，還是咱們的政府好，來為人民除禍根。這個引到這裡看，那個又引去那裡尋，打破了的碗蓋門前擦，留下的腳踪印得深，又訴說魯四老娘這愿心，女妖顯神聽書文。這家說我家正壓好餡餛飩，那個說今晚就在咱家盛。張華仁那裡都不去，要在魯四窰前來安身，左首照見通新窰灣的路，右首下法就是史家討。

瑤畔土有人也看得見，鬼要現形面對面。

魯四程項心裡驚，暗地商量騙過張華仁，魯四就說呀，「咱家人兩口，都是規矩人，老娘信神又拜佛，我種莊稼生產勤，如今鬧鬼不得停，不安莊子怕不行，程項頂有黑虎靈官，不敢安莊子，怕的是公家人，只爲政府反迷信，越鬧越兇鬼敲門。」張華仁勸他莫怕鬼，怕是藏得有壞人。魯四急說：「人沒這樣兇，是人早就該捉定。」一邊說來一邊門口坐，三人門口吃餛飩，「拍」的一聲猛然響，半空劈來一塊土滾滾，打着孫鄉長腳，打着魯四的煮飯鍋，魯四忙往客裡躲，老娘急忙跪下唸彌陀。孫鄉長呆立一旁不敢出氣，張華仁沉住氣四面張羅，上山路上沒人影，下坡路上沒鬼魂。

白：諸位，原來程項離魯四不遠，却是要轉一個灣。轉彎處有一個陡岩，人藏在岩後，攔東西過來，能打個正著，却還看不見人。

張華仁無心吃餛飩，攤張蓆子地下坐，魯四母子勸他不敢外面睡，夜深半夜有鬼搗，張華仁不肯窩裡睡，今夜等鬼在外面坐，他帶上鐵鎚和鋤頭，瞪着眼睛看災禍，北斗七星當頭照，牛郎織女隔天河，四戶人家都睡靜，遠遠近近沒聲音，鄉長只把張華仁望，張華仁不睡守衛緊。斗轉河橫半夜過，滿天星星亮晶晶。忽聽客門吱啞響，模模糊糊翻出來一個穿白褂褂的人，他二人聚精會神用眼照，是人還是鬼看究竟，原來是魯四夜半

來尿尿，走到牛圈把步停，尿畢依然回身轉，規規矩矩回窩關定門。

二人望到天放亮，雞叫三次沒動靜，「沒人沒鬼一夜過，老百姓膽小膽操心，」正要舉步回區政府，坡坡上出了怪事情。昨夜睡時乾乾淨淨一片地，如今地上有東西，魯西大驚小怪的叫，「啊啊呀！昨來一隻死山雞！」張華仁檢起來一看，果然是隻死山雞。沒有傷痕沒牙印，不會是貓狗銜來地下扔，一夜又沒見人影，魯四尿尿只走到牛圈門，再到牆畔窺頂上，呀！小腳踪踪印分明！衆人都圍上細細看，張華仁，看你怎樣解釋清！

魯四老娘着了急，一把拉住張華仁的衣，「過山不敢欺山，過河不敢欺河，後生家做事莫大意。」張華仁一時沒主意，沒有鬼神又說不出理，要說有鬼又不服氣，心裡盤算怨自己，腦筋不開少學習。那孫鄉長也說，「看來這事好稀奇，咱們回區上想主意。」張華仁只得勉強說，「各人小心多在意，不是人來不是鬼，一定有個啥東西，咱回去大家商量再處理。」

白：諸位，這鬼就出在魯四尿尿，那死山雞是程項預先藏在牛圈底下，魯四尿尿偷偷用腳把它踢下去的，程項用的調虎離山之計，張華仁只注意魯四時，程項就閃到牆畔上去印下腳踪，只怪張華仁有些粗心大意，腦筋思想不開通，不能好好研究，沒有看穿，又被程項騙過去了。頭一回，蘇營長抓鬼沒成功，這一回，張華仁捉鬼又白操心。他和孫鄉長回區政

府，聚財山的人就更焦心，就像那初下的羊羔不見娘，奶苦娃娃沒家庭。

三

兩次抓鬼都不成，妖精鬼怪更橫行，頂苦是老潘人一個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，牛娃忽然得了病，程項這是女妖攝了他的魂，若要治病救人命，求神殺羊來替魂，老潘夫婦沒奈何，磨刀殺羊敬神神。程項得了一隻羊，早吃肉來晚喝湯，羊血留在罐子裡，有朝一日好害人，滲些顏料和大糞，要往人家門上，窗上淋。

五月初五好太陽，滿山的麥子金黃黃，金黃黃麥子香又香，五月初五過端陽。旁的村莊都過節，新客灣聚財山不一樣，初五一早窗門開，一股腥氣撲鼻來，鮮血淋漓滿門窗，程項說，「呀！血腥鬼來到咱們莊！」諸位，這五月初五端陽麼，旁莊家家門上灑雄黃酒，這莊門上鬼血腥，往年初五鍋裡蒸的軟米糕，今年過節灶台上冷清清，旁的娃娃都門前要，這村娃娃各人家裡盛，雞在院子裡直打盹，狗也夾住尾巴沒精神，旁村人家都飲酒說笑，這莊就像沒有人。可恨這都是巫神程項害人精，可嘆衆人都缺少文化偏迷信。

再說老潘爲着牛娃病，躲避女妖走延安，三均青麥賤價賣，灑淚離別了聚財山。老

潘全家一驚走，占清老兩口更不安，五月天還把被子蒙頭蓋，滿窩蒼蠅遍身汗，半夜一聽窗外響，老兩口緊緊抱住往被裡鑽，任牠敲門打窗灑血水，任牠土圪塔飛來打碎碗，只求鬼不進窩抓人走，挨過一夜保平安。挨過一宵又一宵，老兩口嚇得心胆寒，商量要去親戚家住，留下土窩與破碗，等到風平浪靜後，再回荒山重生產，商量定來收拾妥，賣馬山去把鬼躲。

五月天氣太陽高，老兩口翻山梁來走山峁，占清老婆吃了小脚的虧，腰痛，腿痛，腳痛實在受不了。她順着拐棍往地下坐，汗水淚水一齊流，她站不起也走不動，寸步難行如何是好？老漢急得沒辦法，彎腰背起老婆跑，行一陣來歇一陣，上坡下坡難走到。太陽偏西落山崗，張占清背着老婆趕路忙，千山萬水賣馬山到，他急急忙忙，歡歡喜喜，放下老婆去把親戚找。那親戚見稀客臨門招待得好，張占清問他借空窩，那親戚回說：『你們來得不趕巧，我正拉了扎工隊鋤草，擠得滿滿沒空窩。』占清夫婦一聽心裡涼，就像那滿盆冷水迎頭澆，那親戚見他們垂頭沒話講，留他一夜從長再商量。第二天借得驢一頭，駝上老婆直走廟兒溝。

這廟兒溝莊前一排樹葉青，花紅柳綠好遮陰，莊裡劉家正娶親，男女賓客一滿門。占清一個往前走，劉家門前來站定，見窩門口貼了一付喜對，上聯是『喜今日洞房花

燭」，下聯是「期他年桂子蘭孫。」吹鼓手擠在牆角鼓足了腮氣吹的是「滿堂紅」。還裡空窩倒不少，只老劉不敢把占清留。老劉想：「風調雨順有方向，時來運去要講究」，他便對占清說：「非是咱不留你們，怎奈這莊也怕女妖精，你是聚財山上的人，定有惡鬼來相跟，咱們莊上本安寧，留你闖禍事不輕，你還是走到遠處去，免得我莊惹禍根，今天我家正過事，香花喜酒滿門慶，不能留你飲三杯，老親切莫怪我沒人情。」占清一聽淚滿面，說不出的酸甜苦辣鹹，拖着脚步望莊外走，愁眉苦臉站路邊。老婆一看這情形，低頭流淚沒話言，占清仰頭望天嘆，「唉！」却見烏鵲歸巢歇樹尖。「這烏鵲都還有個窩，我張占清讓鬼害得失家園！」

他東奔西走有兩天，不敢返回聚財山，咬緊牙根再把路趕，安塞白家坪去走一番，白家坪是丈人家，總不能推咱出門當做外人看。行過一程又一程，人驢疲乏不稍停，早起又沒帶乾糧，肚子餓的頭發昏，夏天時氣變化多，老兩口半路又受擠磨。拐過山溝涼風起，滿天烏雲雨紛紛，老婆坐在驕口上，搖搖擺擺雨淋身。那雨，先還只一點，兩點，三四點，慢慢就大雨落傾盆。雨急風緊沒法走，老兩口縮在岩石底下緊藏身，混身濕透水淋漓，老太婆哭天怨地喊娘親，張占清也凍得混身抖，肚子飢，身上寒，饑寒都為那鬼害人。

好一會，風停雨勢小，把衣服上的水稍擰了一下，又吹上毛驢趕路程。一路污泥實難走，稍不當心跌路旁，走一步來跌一交，路少行人怕虎狼。說不盡的千辛萬苦，到黑到了自家坪莊，文母家裡哭一場。

新窩灣楊萬昌也怕鬼沒辦法，打發婦媳回娘家，各人引上自己的娃，留下老漢來看家。新窩灣聚財山那個不害怕，就像熱鍋上螞蟻到處爬，山上山下忙奔走，另找他鄉重安家。那程項也背上行李要搬走，假裝怕鬼盛不下。旁莊家家戶戶割麥忙，這裡衆人走他鄉。山高日落偏西照，新窩灣梁上靜悄悄，月兒彎彎影兒長，聚財山上好淒涼。

四

且不說荒山情形多淒涼，再表那張華仁一早下山崗，兩人走到榆樹莊，迎頭大雨落一場，兩人躲雨鄉政府坐，張華仁心裡沒着落。他想：區長面前我逞強，自討命令走二趟，如今無頭又無尾，是人是鬼我怎講？不由又把情況從頭想，仔仔細細自商量：「一夜我瞪着眼睛沒有睡，為何第二天早上變了樣，沒見人來沒見鬼，到底是啥東西猜不上。只恨自己本事小，不能除害安村莊。」事沒辦成正發愁，孫鄉長打來幾兩好燒酒。張華仁勉強喝幾口，借酒解悶分外愁。

清風細雨下幾天，張華仁心急不願行路險，獨自辭別了孫鄉長，冒雨回區走一遍。回到區上，區長區委書記都不見，原來他們也冒雨去鄉間，檢查扎工變工隊，加緊鋤草不空閒。

過兩天，夜黑區長才回家，不急不忙問端詳。區長李桂高個兒雖小本領大，會說會笑口才強，十來歲就離開榆林城，五湖四海都走遍，見得多來聽得廣，工農商學都內行，從小唸書兩年冬，歡喜看的是說書與唱本本兒，什麼梁山泊英雄大結義，什麼後花園裡小姐定終身，滿腦子神奇鬼怪故事多，一開口，嬉笑怒罵由他說，有他常嫌嘴刻薄，沒有他，一起裡說話太冷落。自從三四年參加革命，規規矩矩人人敬，工作做事多，少年，年時到了蟠龍區，來的時間雖然短，他與百姓好得歡。

他一見華仁氣色不好，就料到事沒辦成徒空跑，正待細細來盤問，縣上的米如禮正趕到。他帶有縣長介紹信，專來蟠龍辦案情，辦的是聚財山上鬧妖精，好歹把事情調查清。米如禮是縣上保安科科員，同李區長都是老熟人。他年紀不大說話少，粗眉大眼五官正，不抽煙來不喝酒，老九的兄弟老實人，他為仔仔細理頭幹，一點一滴要弄清。聚財山鬧鬼派他來，就為他正正派派心沉靜。李區長一見米如禮，心想這回抓鬼有保證，邀他同坐炕頭上，一項一項問那張華仁。

張華仁從頭說一遍，「三月十五鬼出現，擦土擦磚放牲靈，鬼說人話鬧翻天，聚財山，新臺灣老百姓都親眼見，十二名鬼怪紅鞋女妖數當先，我和鄉長一夜沒閉眼，走到塢陣搜羅全，無人無鬼一夜過，早起却有死山鷄擦眼前，竈頂又有小腳踪出現，是人是鬼難分辨，是人不會沒聲音，是鬼又沒親眼見。」李區長一聽哈哈笑，「你張華仁革命十多年，為何也同百姓一樣，神奇鬼怪留腦間？我東奔西走幾十年，鬼話聽了萬萬千，真的鬼神我沒見，你說是鬼我怎能信你言？」米如禮一聽也好奇怪，張華仁不像是亂言傳，此人忠義是好漢，為何也沒法來分辨，此去自己仔細看，是人是鬼辨妖仙。

濃濃細雨下不停，夜深人靜一盞燈，加上區委書記，四人炕頭上來談心。張華仁說：「我革命革了十年整，革命的道理理解得清，爲公爲民爲大衆，就沒法捉鬼難死人。」李桂高說：「舊社會上人吃人，神鬼菩薩騙百姓，受苦受難是前生命注定，做牛做馬不敢怨那有錢人。新社會來講平等，不信菩薩不信神，只是老百姓迷信深，破除乾淨要費心。」區委書記也說：「迷信難怪老百姓，幾千年來根深蒂固，中國農耕敬天地，外國教堂敬天神。」米如禮也說：「誰個腦子不迷信，我年輕還是個吃齋人，佛經上確有好道理，一樣爲的是普渡衆生。」區委書記說：「這道理好是好，只是報應在來生。」李桂高又說：「那耶穌也不是平凡人，他說有錢人死後進天堂，就像驢駝穿針眼，簡直就不行

區委書記又說：「這道理也是好，可惜要死後才報應。」張華仁說：「世間怪事多得很，革命道理也沒法說得清，神鬼不敢說一定有，要說沒有也難信。」

大家都不說有鬼神，神鬼故事又記得真。還是區委書記又說到聚財山的怪事，他說：「我總怕是程項在搗鬼，可又沒有人証和物証。」米如禮低頭想一陣，「要真是他搗鬼那容易成，」說罷這話他探頭窗外望，院子裡寂靜沒有人，他壓低聲音接着說：「我們這一去先尋着那巫神，好言好語來安頓，勸他搬來區上暫安身。」

白：「他這一來呀，鬧鬼的事兒，他是有份無份就很明白了！」

張華仁說：「這個辦法能够行，只他來咧，一家吃喝誰照應？」區長說：「這個政府裡來擔承。」米如禮說：「吃的糧食有保証，他的莊稼務不成。」區長說：「那莊稼麼，政府自去動員人。」張華仁說：「這樣那巫神是非來不行了。」米如禮說：「就怕事情與程項不相干，咱們還是要多小心，抓鬼不能亂抓人。」區委書記說：「今日且這般計算定，明早起身再帶上兩個自衛軍。」李區長聽了不贊成，道是「自衛軍生產割麥忙得緊，這回我二人去捉鬼，旋開得勝馬到成。」米如禮也說：「新社會老百姓靠咱們，百姓妻孥子散好苦情，這一回要完成任務才收兵，不完成任務不回營。」諸位，這是第三回去捉鬼，成與不成看下文。

五

第二天，他兩人吃罷早飯就動身，精神抖擻脚步輕，區長帶上盒子槍一把，過了填人好防身。米如禮是不會要槍有槍更担心，李桂高也不會要槍帶槍爲的嚇壞人。不一個時辰到了榆樹峁子鄉政府，依然邀上鄉長一路行。他三人有槍護身胆子大，六條腿邁開趕路程，上坡好似那鑽天雲，下坡就像那抓雞的鷹，一剎時到了聚財山，又是一番景象和情形。

區長親自來訪問，又有縣上下來的人，這家訪來那家問，好言好語來安頓。張占清正回家看究竟，便引上他們塋畔岩窩慢慢行，一邊走來一邊說，訴說搬家好苦情。魯四老娘淚縱橫，說『不安莊子怕不行，政府裝假不知道，悄悄安好沒事情。』好言安慰張占清，回頭又勸老娘親，政府命令禁巫神，誰也不敢亂胡行，這回區長親自下農村，一定要妥妥貼貼捉妖精。

看罷聚財山，又去新窩灣，人多膽子壯，百姓把心寬；裝鬼人着急，魯四沒法辦。白，諸位，那魯四實是一個沒有主張的人，爲貪幾個錢，好討婆姨，聽了程項的話，裝神做鬼，胡作亂爲，現在見到縣上區上的人都來捉鬼，這如何得了呀！

魯魯四坐在山坡上，左等右盼望程項，他想，『咱本不敢來裝鬼，都是程項要作怪，說什麼安下莊子掙錢財，闖下禍害他神家挨，以前我倒信鬼神事，誰料到原來鬼是由人來，要是區長查清楚，程項的神家挨不得來！』魯四好像坐針氈，就怕壞事在今天。他又想：『李區長能說能幹精明人，縣上來人只是不喧聲，誰知他們心裡想的啥，光拿眼睛瞅咱們！』

白：諸位，這叫做做賊心虛，魯四自己做了壞事，自以為別人專門瞅他了！

魯四越想越怕，他想，『他們說妖怪之外有壞人，又說今晚就要捉妖精，真不是他們已經知道咱咧？才帶了短槍來抓人！』千思萬想想住手，再不住手破案情，不討婆姨還只要光棍，破了案情就命難存。日落盼到那程項，迎上前去說端詳，『這回不同頭兩趟，區長能幹，縣上的更高強，咱看真如住了手，安分守己過光景。』程項聽了咬牙罵：『你想壞我的好事情，眼看錢財就到手，誰個百姓不信神，如今都願捨銀三十萬，只礙着政府沒公案，今晚正是好機會，要治服區長和縣上的人，他要能當面答應我，咱就大搖大擺安莊神，你這扁頭沒出息，縮頭縮腦活龜孫，你想現在不再幹，我就對他們說魯四裝鬼嚇衆人！』他一邊說一邊就走，要尋那政府來的人，嚇得魯四忙拉住他的手，傷心的眼淚往外滾，眼看程項活煞神，暗恨這狠心狗肺的人。他說：『救命的程項好！』

弟兄，上天入地我都把你跟，只求你莫對政府人講，講了出來活不成。」程項轉臉哈哈笑，「和你要笑莫當真，咱二八裝鬼發財事情好，有了錢財你就能娶親，一遭裝鬼事情露，咱好漢做事一人頂。」兩人回窰好商量，程項調兵又遣將，頭一回暗擦山鷄是營四出馬，這一回要用他自己婆姨女將軍。

他陪着笑臉說情由，先說是恩愛夫妻到白頭，有福同享禍同當，有了錢就買紅絲絲線生髮油，毛市布的襖子花布褲，銀絲耳環銀鐲頭，這時又湊過臉去說低聲，輕輕說話罵親人。婆姨一聽好害羞，紅雲兩朵面上浮，「呸，呸，」連聲悄悄罵，傷天害理冤家碰對頭。她說：「咱生來貧窮是命定，出乖露醜萬不行，咱還要清白身子見娘親，咱還要面孔見衆人，咱沒穿少穿前生定，咱做牛做馬學債清，咱萬般苦事能答應，只這件事情太丟人，咱求你，咱求你，咱實在不能行。」說時眼淚就像珍珠斷線往下滾，淚流滿面濕衣襟，程項一聽殺氣生，「賤人賤人」罵幾聲，「你賣屌破鞋沒人要，在我面前假正經，今晚不聽我的話，一把菜刀一根繩，殺你就像切西瓜，你不怕死就不答應。」且不說這裡程項安排好，再把那去新營灣的人表一表。

那楊萬昌留了衆人吃晚飯，吃罷晚飯轉回程，一個跟在一個後邊走，高聲說笑慢慢行，驚動了路旁哈東西，草堆裡跳出來又跳進，三人急忙伸頭望，呀，好大一個狐狸路

邊橫。那李區長就掏槍，上膛，把槍機板，拍的一聲山岳震，槍沒打着狐子跑，四處尋找沒蹤影。李區長收好槍枝開玩笑道：『狐子就是那女妖變的形。』孫鄉長說，『這狐子怕是狐仙咧，那紅鞋女妖是人形。』他這話一半真來一半假，半真半假戰兢兢。

拐過險峻到了聚財山。天黑人靜門兒關的緊，只魯四窰裡透出一點亮，萬里荒山一點紅。李區長黑夜不願打擾人，魯四的窰前來安身。就是上次張華仁的老地方。席子毛氈來鋪定，鐵頭鐵銃身邊放，上了膛的短槍抓得緊，三人商量看動靜，誰也不敢不小心，要是人，三人同時上前將他捆，要是鬼，三人彼此好照應，計議停當把身躺，專等那妖精鬼怪看個清。

五月初九月兒已半圓，這山照見那山遠，深夜涼風吹人臉，夜半露水濕毛氈。岩前單聽狐子叫，空山只聞野狼嚎，半夜汪的一聲狗咬，三個人都說：『來咧，來咧！』彼此相警告，原來是土圪塔擦前窰，三人悄悄往上去，要到窰畔上仔細瞧，鋤頭短槍拿得穩，看你壞人那裡逃！跟着又一陣土圪塔落空坪，一陣更比一陣緊，『公娘的是人是鬼你站出來，看咱老子可能行！』他東尋西找不見影，上上下下看不着人，懶得區長心發燥，無名怒火萬丈高，急忙掏出盒子槍，照定暗處打一響。

白：諸位，無巧不成話，有巧便成書！

只因李區長從來不要槍，那時他手忙脚亂心又慌，慌慌張張把子彈卡槍膛，頭一槍就沒打響，鄉長急問『咋搞的，咋搞的！』，米如禮也連說『再打一槍試試，再打一槍試試』，李區長心裡更是十五個水桶七上八下沒主張。他手扣槍機又打第二槍，急切忘了扳機頭，這第二槍又不響，槍機反把他手指夾，皮破血流難聲張，彎腰頓腳把手捻，手疼心亂不敢講。另外兩人急忙把他拉，拉下窰頂再商量，連開兩槍都不響，莫不是神差鬼道來阻擋？

三人下到窰前坐，正要從頭猜端詳，忽聽程項在窰裡大聲嚷『唛！唛！……！』趕狗趕的忙，接着又喊『進門了！鬼進門了！上炕迷人咧！』叫得響。這時又聽到程項婆姨『哇！』的致命一聲叫，月光暗淡烏雲裡藏。這一叫，好比那響雷霹靂破長空，好比那北雁南飛孤雁鳴，好比那失子母猴長聲叫，好比那枯林野地哭狼牽，一聲慘叫萬山應，草堆蟲叫放低聲。

男女老小都驚醒，張占清惦記窰外公家人，他抖抖撇撇開門看，一脚踏空跌埃塵，那魯四太平無事心裡明，裝模做樣也跟出來問，『咋咧？程項窰裡死了人！』他跑來跑去忙送信，說『項兒婆姨血迷咧，披頭散髮脫光了身，滿窰滿炕血腥臭，眼看就要送性命。』李區長就要前去看，米如禮伸手擋住不讓行，『老百姓婆姨脫光身，怎好隨便進

客門？』說時程項又來了神，『哪……』的一聲衝出了門，他穿的綠褲子紅背心，衝上坡來問連聲：『誰是鄉長？誰是鄉長？』那孫鄉長早嚇得衆人背後來藏身。倒是李區長胆大人鎮定，說『神鬼的事鄉長他不問，』程項說『我馬童的婆姨讓血腥鬼迷了，怎麼辦？……』張占清在旁邊說，『區長，讓他老人家發馬治病吧！』李區長說：『縣上有命令禁巫神。』這時程項變了腔，滿口的官話講得響，『咱不是巫神，不是巫神，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王醫生，法蘭西邊境我犧牲，陰魂不散白雲山顯神，祖師爺命我治病救人，咱醫生和你一樣不迷信。』張占清魯四娘都來求，讓程項神家救人命。李桂高一時搞不清，當不住衆人苦求情，只好說，『治與不治咱不管。』程項就飛馬轉回身，魯四燒紙後邊跟，半個時辰，來報項兒家轉精明。

李桂高米如禮商量說，『他媽的聚財山鬧鬼果然真，這一帶沒有旁的鬼，定是程項頂的神。』可嘆這幾個幹部心不明，自己迷信怎能抓鬼神，原來就是程項自己在搞鬼，偏說搗鬼是他頂的神。諸位，舊社會害人真不淺，人人腦中留禍根，不少幹部還迷信，怎能教育人！

他三人議論到天明，只好暫時轉回程，項兒婆姨病重不能動，帶走了巫神定然違背衆人心。原說抓鬼不成不敢兵，不收兵時還不行，書面報告縣上去，再攪救兵等命令。

這一回衆人嚇掉魂，政府三次抓鬼抓不住，鬼怪窩裡藏不戒！

這莊間鬼旁的莊子怕三三里外也驚心，前莊不敢後莊串，後村不敢前村行。天昏黑窩門早關定，大事小事不出門，沒事炕上早早睡，吃奶娃娃不敢哭高聲。放羊娃娃軍人不敢走，邀三結四作伴行，日上三竿羊出圈，不尋天黑收羊羣。關帝寺裡多許愿，娘娘廟裡多敬神，安塞縣，子州縣都傳遍。那榆林地就有人幸災樂禍言語生，『說什麼你們邊區不信神，眼前就有神報應，咱們這裡修廟宇，求神許愿多太平！』

六

人逢久旱望甘雨，聚財山捉鬼盼款兵。李桂高米如禮的報告到了縣政府，引出了平妖捉鬼人。這人不是別一個，就是那保安科長張宗明。張宗明原是米脂一窮人，替人攪工是好相信，攪工攪了六年整，挨苦挨痛一光棍，十冬臘月穿單褲，雪天破蓆來遮身。交到十七年，米脂地裡跌年成，針穿黑豆街前賣，草根樹皮吃乾淨，餓的是人吃人來狗吃狗。鴉兒老鴉睡石頭。張宗明險些要餓死，半死半活過年成，廿年就逃荒南路來謀生，天下老鴉一般黑，張宗明在勞山還是受欺凌，糧食賣到兩塊錢一石，官府捐稅一塊銀，捐稅逼人命。廿年上紅軍起，翻天覆地社會新。張宗明也參加鬧革命，從

死不做牛馬做主人。豐富川馮莊立家戶，暖簾熱炕過光景，他革命鍛鍊十載整，生死鬥爭立功勳，工作之外他學文化，學問本事都頂呱呱，他在蟠龍區做區長四年多，去年調到縣府保安科，蟠龍百姓叫他張青天，爲他處事公平心不偏。

再說那區上派出的送信人，大步趕路不敢停，夜間下了陣頭雨，天明之後小雨淋。腳不停步只趕路，後半晌到了縣政府，貼肉懷裡取出信，遞與科長張宗明。張宗明急忙把信拆，從頭到尾唸書文，說：『不是壞人來搗亂，不是謠言惑人心，實是惡鬼來作怪，親眼得見可算真，神鬼之事不全有，要說沒有也難信。』果是米如禮的親筆字，區長的私章印得清。

科長低頭眉毛細，兩隻眼睛閃晶晶。他拿着書信見縣長，請示上級辦事情。『區鄉幹部還迷信，壞人乘機把兇行，我今自去走一遭。事情辦妥安民心。』三言兩語定大計，張宗明縣政府裡下命令，派出警衛隊三個人，王榮章，劉登全和劉漢興。急忙收拾連夜來趕路，張宗明要出馬捉妖精。旁的戰士聽說捉妖精，個個心中喜十分，都說：『咱們在後方打頑固土匪，前方打的日本兵，百戰千戰千萬戰，就沒打過鬼妖精。』有的就說：『你們去抓得女妖精，死活帶回來給咱們看分明。』劉登全說：『不，我抓定女妖精就成親。』這話逗得大家笑，說說笑笑裝扮停。你看那三名戰士，都是甘

二二的莊稼漢，虎背熊腰最精神，混身穿的灰軍裝，灰布裹腿綁的緊，三八長槍右肩掛，六十發子彈三人分，前胸一人掛三顆手榴彈，背上每人鬼頭刀一柄，腰裡又一人一把小手槍，精神抖擻威風凜凜。張宗明也把公事安排定，拉過黃驃馬要動身，縣政府剛吹熄燈號，燈光全滅人聲靜。走啊，四人出了大門上路程。

那夜晚久雨之後天氣陰，滿天烏雲黑沉沉，伸手不見掌，對面不見人。只聽那延水滾滾發山洪，排山倒海浪頭高，千軍萬馬齊奔騰。延河水流轟轟響，大道上急急探路四個人，一個跟着一個走，顧不得泥漿路上多水坑，一脚泥來一脚水，泥水濺滿四人身。過了李家渠往北走，豐富川小路來行進。

白：諸位，這正是張宗明精明之處。

他不走大路走小路，怕的是惹人耳目驚壞人，爲的是打草不要把蛇驚。一夜行了三十五里路，到了馮莊鷄叫快天明，扎工隊正荷刀上山去鋤草，張科長四個人隨後進了村。一進村又出了一件怪事情，張科長且不說出心裡明。

轉灣抹角到了科長的家，四個人輕腳輕手進客門，他婆姨一見四人這個樣，心知有事她不問。急燒火來忙做飯，招待風雨夜歸人。四人急忙吃過飯，張宗明細聲低語說得輕：『聚財山上不太平，鬼怪神妖不能信，咱們出去是查壞人，胆大心細莫迷信。』

劉登全說：『對，是鬼咱們都不怕麼，是人咱們更放心。』劉漢興說：『是人咱們還要多操心。』張宗明說：『你三人，兩個先沿余家河走，一個就到豐富區上行，一路仔細多注意，可令他鄉陌生人。明日一早西河溝集合一齊行。』三人聽了張科長的話，一個個閃出門。

張宗明獨自一個莊前莊後轉，適才的怪事看的真，原來這莊有百十戶，百零九戶門上窗上掛草人，水井口上也蓋一個草架子，只自家門土干干淨。這時莊子裡多了來來往往的人，誰不認識科長張宗明。年老些的說：『張宗明！你早麼，啥時起身回咱村？』年輕些的說：『張科長，這回你有幾天？』猴娃娃們還叫張區長呢：『你給咱們講延安府的大事情。』這個要張青天到咱家吃羊肉麵，那個要科長把饅饈蒸。張宗明都含笑好答應，就問掛草人爲的啥事情。大家搶着來說明，『要問這個有原因，避災避難避瘟疫，掛上免病不死人。』張宗明又問此話從何來。追根究底是曹惠祥的婆姨傳說具，再問曹家的，她說賈家溝來的親戚這樣行，只爲聚財山妖精要到旁的村，掛上草人避災星。

張宗明苦口婆心把鄉親勸，『這些謠話莫認真，從來只有醫在能治病，沒聽草人治病能救人。沒有妖精和鬼怪，草人不能避災星。』這些人雖然迷信深，却相信青天

說話不害人。各人都把掛的草人往下拉，張宗明慢步踱回門。他見了婆姨把話問，「爲啥不掛草人免災星？」十歲娃娃說的快：「媽說掛草是迷信。」婆姨接着說：「咱們就不掛，掛上那個好丟人！」張宗明暗地裏十分，這土包子婆姨開通過別人。後晌，他又在村裡各家串，明察暗查農村。

第二天一早天不明，張宗明單槍匹馬西河溝行。這陝北的天氣五月清晨微涼，平川露水濕衣襟，大小村莊都睡靜，沿路趕上那戰士三個人。他們都趕忙來報告：「左近老百姓沒動靜，都說聚財山鬧妖精。有的百姓說是鬼，有的百姓說是人。」四人說話就趕路，西河溝趙家歇一陣。

白：原來四人從半夜跑到天明，還沒吃早飯呢。

吃罷飯張科長把老趙喚，「要借便衣可能行？」老趙連說：「有咧，有咧」他東尋西湊抱出一大捆。張科長便令戰士們各檢便衣換一身。吩咐下來動作快，脫下軍帽換頭巾。這個說：「你看我可像個老百姓？」那個說「你出身就是莊稼漢，原來就是老百姓。」老趙也問：「這般裝扮啥原因？」張科長說：「他們要走瓦窯堡，換衣爲的辦事情。」又叫他們把長槍鬼頭刀都往牲口上放，自己先到區上等他們。「此一去就到了蟠龍地，一路謹慎守秘密，若有旁人來問起，就說到區上割路條的。」張宗明說罷頭

裡走。一個一個遠遠的後邊跟。接三連四翻高山。爲公辦事不怕難。太陽偏西到了區政府，幹部歡迎細細把話論。

回到窰里都坐好，區委書記先報告，『三月十五鬼鬧新窰灣，隨後又到聚財山。蘇營長第一回三綁程項，失敗空手轉回還。第二次又派去張華仁，鬼腳踪踪到處印，魯四窰裡說書見妖精，死山鷄嚇回了政府人。』諸位！這張宗明出身雖然也是莊稼漢，參加革命學習勤，縣上領導十分好，他腦子裡澈頭澈尾沒鬼神。他只想這次是壞人來搗亂，才帶了刀槍動了兵，如今聽了這般話，左思右想樹盤根。

他想楊萬昌可算是頭戶人，鬼鬧他家有原因；程項偏說安莊子，就要老楊三十萬銀。又想：鬧鬼時間不先也不後，楊萬昌請人安莊神就鬧開頭，這當中有原由，並且窰裡說書出妖精，書匠和巫神恰巧是表親；巫神本來不務正，剛好今年又禁巫神。

白：諸位！張科長心裏這樣想，嘴裏且不說，那壞人究竟是誰，他已經瞞出料定有五分丁了。

米如禮李桂高也正想說一遍，張科長却先開口問：『你們說親眼見得可算真。鬼長的模樣告我聽。』這可把兩人問住了，半晌咧兩個人你望我來我望你，四眼發呆難做聲。本來就沒見着鬼，怎能說出鬼模形。

白：正僵着咧。

來了割路條的老百姓，原來就是劉登全三個人。張科長說：『你們革命都忠心，只迷信思想要掃清。現在說你們定難信，捉定了鬼怪在討論。』李桂高心裡想：『咱們抓鬼也同樣有信心，只見一鬧就灰溜溜轉回程，由你現在說得響，你一去還不一樣嚇掉魂，說哈咱們思想有迷信，說哈捉定鬼怪要批評。』大家休息來用飯，戰士們短槍長槍擦不停，摩拳擦掌殺氣高，安排妙計降妖精。

張宗明盤坐炕頭好籌劃，調兵遣將費腦經：『區委書記張華仁坐鎮區政府，其餘人馬一齊行，頭一路三個幹部直往聚財山。第二路戰士三名天黑再起身。長短武器帶齊備，行蹤秘密謹小心，在新窩灣，對面山頭佛爺廟裡埋伏好，人睡定後等命令。』這樣分配沒意見，百事俱備等黃昏。張科長一路往前走，沿路百姓來問訊，到了榆樹峁子鄉政府，院子裡圍滿了人，張科長眼看四方耳聽八面，百姓議論紛紛。

東說：『幾次抓鬼不成功，這回又能頂個甚？』西說：『還是不要去，神鬼的事會要命。』又有人說：『夜裡，咱們這裡還見小腳踪。』張科長一聽也吃了一驚。那人更說：『是程項抓來給大家看，好讓這村也小心。』孫鄉長說：『區長走後鬼更凶，程項已搬到這莊盛。』說時向人攬把手招，順手擠出來一個人。他頭上蓋一頂舊氈帽，身上包一件爛棉襖，一年四季這個樣，冷熱不分，就像病纏身。腰繫一條褪了色的藍腰帶，

脚拖一雙圓口老布鞋，長的粗眉細眼額頭低，面黃飢瘦老鷹鼻。攪着雙手埋着頭，他這時臉上發覺心發愁。他想：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狗舍的青天有來頭，我倒要小心好應付，莫叫捉到縣上走。又轉念一想：我程項怎這樣沒主意，在他面前就洩氣把頭低！區長帶槍都抓不着我，如今他光身一人我怕他媽屁！諸位，這都是程項心裡的話。他邊想邊往科長面前走，走到張科長面前只一站，鼠眼一張猛抬頭。他說：『我怕鬼攔到這裡住，聚財山還留有傢什和一口猪，昨日我回家把猪喂，天黑急急忙忙把路回，楊家畈路上見腳踪，女妖脚印嚇死人，這莊百姓多大意，溜回大家看了要小心。』

白：張宗明腦經一轉，料定搗鬼的人有六分了，他想：

『上山下山太操勞，爲啥老遠的溜來脚踪大家瞧？』他神色不改變，笑臉把程項問一遍：『黑咧，你還走小路楊家畈，真是胆大敢冒險。』程項一聽心裡跳，紅一陣白一陣的變了臉。

白：張科長便又曉出有七分了。只不說穿，反將好言好語安頓程項。

『你本受苦好有姓，妖怪逼你做難民，政府定要來救濟，暫住這裡且安身。』

老百姓聽說青天來捉妖怪，擁擠擠看新聞。張科長故意對大家說高聲：『要我今夜不捉鬼，答覆我三個條件便能行。』衆人可奇怪咧：『人鬼怎能通聲音？』好事的就

「問：科長，你說三個條件是怎生？」張科長舉手把草衣脫，露出白布褂，好乾淨。衆人抬頭望他，都替科長好安心。只聽科長說：「三個條件第一條，今夜我一個人等那鬼血腥，鬼把我這白衣染成紅衣襟；第二條，鬼撩土塊讓我盛不定；第三條，夜半我在聚財山墻畔上等，鬼來當面我有話問。鬼若能答覆這三條，我不捉鬼就回程。多蓋廟宇勤燒香，我這一生敬神靈。」張科長三個條件一說完，衆百姓紛紛亂出聲，都說：「這樣的條件真說只三條，三十條來鬼也能行。」不表衆百姓亂出聲，單說那巫神一個人。科長說完三條件，不覺不覺寬了心。他想：我以為你狗公的來頭大，心裡怕你好幾分，誰料你說話也信鬼，原來也是迷信人，三個條件我回答你，土圪塔就要嚇掉你的魂，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自尋。他越思越想越高興；心裡高興一身輕，冷不防張科長兩眼訂巫神：「程項！你看這三個條件可能行？」倒叫程項難做聲。

白：程項正在高興哩，不防張科長這樣一問，他眼睛一楞，趕忙咕咕囁囁的說：「唉，唔，神鬼的事末，明說能行，能行。」

這時也有人就勸張科長：「太歲頭上沒動土，老虎嘴裡難逃生，你火神廟裡去點燈，當心冤枉送性命。」張科長說：「不怕，火線上打仗有犧牲，抓鬼不怕鬼血噴。」說了一陣天不早，三三兩兩各回門，張科長眼送衆人都走盡，一個一個全留心。那程項

低頭望山坡下走。他婆姨就在窗外等，圓圓面孔楊柳腰，紅格丹丹有精神。張科長見起疑心，這婆姨初九才開血迷險送命，怎地會十三號面孔紅潤過常人。看他那樣子沒有病，定是假病騙衆人。

白：張科長對程項的疑心又多了一分了。

諸位，張科長疑心程項有八分，如何還不動手抓巫神，只因他做事有分寸，見憑實據才抓人。

晚飯之後去聚財山，孫鄉長依然一道行。這洞山上更冷清，魯四母子張占清

魯四出來說：『啊，你們又來咧，』張科長說：『咱們看一看來巡一巡，不知今夜可調來妖精？』魯四說：『那能來吧，唔神鬼的事難料定。』張科長又問：『今夜咱們在那個窩裡盛？』占清正引到程項窩前，便說：『這窩鬼怪鬧最凶，就怕你們不敢盛。』張科長說：『不怕，咱們正有事要和鬼討論，你們各自回家莫操心。』兩人走到窩裡來坐定，科長便派米如騰孫鄉長到新寧灣廟裡去引人，剎時引來劉登奎等人三個，油燈底下聽命令。

張科長說：『這裡百姓叫鬼欺，受苦受難就是咱們一家親，這鬼不是別一個，實是壞人喪良心。爲首犯人在左近，我已料定七八分，只是壞人有同夥，咱們來一頓打乾淨。

，斬草要除根，除惡務除盡。『說完這話人影動，箭在弦上就開弓。張科長立馬派出兩道哨，定下口令是『反迷信』，又囑咐『要是壞人扔土塊，先不開槍打他們，捉住活的好對証。』三名戰士轉身上崗時，他同米如禮山上去查巡，臨走吩咐李桂高和孫鄉長，仔細搜查這冷落。

科長頭前開步走，區長隨後把門關，鄉長把油燈挑的亮，開箱倒籠仔細翻。坑頭牆角都扒開看，罈罐罐底朝天，灶窟窿也伸手去檢，口袋裡的糧食也倒出來數一遍。

白：果然，在一個香紙竊竊裏翻出一個紙剪美人，和一個小瓶瓶，他兩人心裏想：這些東西有啥用呢，一個莊稼漢從那遠來的這漂亮美人？兩人再把瓶塞子拉開，一聞，好香，香的把兩人都楞住了，還是李桂高見識廣，他說：這是鷓鴣精靈，藥店裏有賣的。奇了，他們要這鷓鴣精做啥用呢？

兩人越搜越有勁，箱子又搜出小腳鞋底硬。翻來覆去燈前看，端端正正擦的精。一邊一個繩絆絆，白布鞋底有泥印。兩人一見心裡明，禁不住心中好高興，好笑自己太迷信，兩個多月受鬼驚，幾回抓鬼抓不住，原來鬼在箱子底裡盛。兩人繼續往下找，炕洞裡一個洋鐵罐罐往下滾。裡外都是些黑亮亮，又腥又臭實難聞。不由兩人心佩服，到底科長要比咱們行。他說沒有鬼，我們還不相信，如今壞人搗亂果然真。

這時張科長他們往回轉，道是新臺灣一帶沒動靜。這二人急忙說情況，張科長笑

嬉嬉把鬧鬼的物証檢查清。他對區長鄉長米如禮說：「事到如今大家心裡明，這裡鬧鬼實在沒有鬼，也不是程項頂的神，只因你們也迷信，調查事情少用腦筋，從此有了經驗教訓，莫再迷信莫粗心。」衆人點頭稱是。這時窰裡又來了劉漢興，他輕輕說：「咱在壩畔上正放哨，聽到下邊有人咳嗽聲。」張科長說：「快引我去」，他頭一個跳出了門。果然小聲咳嗽聽的清，他便順着聲音去尋找，找到幾個破窰前邊，裡面黑洞洞的沒有人影。張科長回頭對劉漢興說：「我在這邊來守住，你快回窰拿個燈，」劉漢興三步併作兩步走，豆大的燈火閃光明。借着燈光四處找。只見破窰地上亂草堆裡躺着一個穿白褂掛的人。那人正用手掩住嘴，想遮住自己咳嗽聲。衆位鄉親，你猜此人是誰？原來正是那個塌鼻子小眼睛，旁邊還有一根擦鞭繩。問他「魯四如何這裡睡？」他隨着眼睛難作聲。道是「窰裡跳蚤咬的盛不定。」大家都笑了，說：「這涼窰跳蚤更多的不能盛。」科長吩咐一聲走，帶回窰里來盤問：魯四抖抖索索前邊走，後邊跟定了劉漢興。魯四定神回頭看，明晃晃的刺刀槍一根。魯四可嚇咋哩，他想：那裡又出來的帶槍人？進到窰裡他高低貴賤不承認，裝鬼搗亂不知情。李區長拿出鞋底在燈前放，「魯四，這東西你可說個明。」魯四一見臉發白，低頭垂手咬牙根。張科長又吓唬他，「你若再不老實講，拉到窰外就一槍。」米如禮佯把好人做一場，他說：「魯

四你快快講，我看你是一個好受苦，都是上了壞人的當。」魯四本來害怕張科長，米如禮這話又說到他的心上，他心裡暗把程項恨，兩人犯罪我一人當，頂可恨是事到臨頭他還把我閃，說只有一個科長不用慌。誰曉得科長本事大，半夜調來了人和槍。魯四又急又恨又是怕，他就從頭到尾說端詳：「三月十五程項把我找，爲得錢財把鬼裝，幾個村莊鬧不停，隨後他好安村莊，大事小事由他定，咱不情願也不行。他叫婆姨裝血迷，死命拉他頭髮連肉皮，疼的婆姨拚命醫，給婆姨同我一樣受人欺。今天又叫我擦土塊，說這回一定給我討婆姨。」

張科長重的是人証和物証，這時他才下令，外邊的哨兵往回撤，把魯四亂繩綁個定。押上魯四一同走，去捉爲首的程巫神。又叫醒下占溝和魯四的老娘親，好好叮嚀好安頓，道是魯四雖然犯了法，教有轉變就回家。明天去叫你魯三親姪子，同你一道過光景。不表老娘哭傷心，且說衆人趕路程，燈籠火把三四個，誰呼後擁一羣人，火光照耀走得快，就像那一團火球荒山滾。一羣人走到榆樹吊就進村，燈籠火把分外明，上前將程項往窩圍圍來圍定，冬冬冬就搗門。程項正在窩裡睡，人聲嚷嚷他驚醒，做賊心虛無處跑，心驚胆怕魂離身。又聽克唻一聲響，門倒衝進一羣人，燈籠火把照的亮，爲頭的正是張科長張宗明。後面跟定人幾個，長槍大刀手中擎，程項慌慌張張

張忙起身，錯把褲子當衣襟。他只恨自己不小心，沒料到青天暗地還有埋伏兵！百姓聽的鬼捉定，半夜院裡也擠滿人。人矮些的，站在碾盤上往下看，娃娃們擠在人堆裡往前鑽。一看不見什麼鬼妖精，火光底下全是人。正看咧，「哪……哪……」的一聲，程項又來了神，嚇的百姓回頭跑，嚇的娃娃哭連聲。張宗明瞪眼把程項盯，「咋咧，你還要假裝神！」命令一聲把他捆，捆的緊索捆的疼，神家原來就是人。

衆人又圍上來問情形，「抓鬼爲啥抓巫神？」張科長好言叫衆人都回門，明天再來看分明。他先審程項不承認，後問姨婆可憐人，這女子心驚胆戰直啼哭，冤家做事把我坑，她輕輕問李區長說：「乾大，我說出來可要緊？」區長好語來安慰：「說出實話沒事怕。」項兒家便從頭說命苦，「冤家叫咱受欺凌，又摔鞋底又裝病，不做就菜刀麻繩要人命。我願一輩子不嫁人，抵死不再把巫神跟！」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又哭又啼好傷心。程項見婆姨魯四全說咧，又有鞋底麻繩做憑証，咬緊牙關把心定，從頭到尾說真情。張科長一棧一棧都記下，寫到紙上畫押明。連夜打發官緝軍回鄉去動員，天明率衆大會公審活妖精。

雞叫三遍天又明，天氣清明太陽升。四面八方人趕到，吃罷早飯那人更像潮水湧進村。新落灣家家戶戶都來到，聚財山來了老娘張占清。鄉政府院子裡盛不下，河

驢場子上看妖精。團團四週圍人羣，當中桌子上立定張宗明。河裡流水嘩嘩響，場子上人羣鬧哄哄。自衛軍東奔西跑維持次序，紅纓矛子到處跟。張宗明放開嗓子高聲叫：『諸位鄉親請安靜，莫道我抓鬼爲啥抓好人，讓程項自己講給大家聽。』

三名戰士攙着程項往桌上站，那巫神不敢抬頭看，他埋頭說話放低聲。衆人喊，『高聲些，高聲些，抬起頭，抬起頭，』靈官神家怕人羣，戰戰兢兢難說清。他說：『我欺負大家迷信深，一心貪得楊萬昌的三十萬金，三月裡我尋魯四定鬼計。兩人一同裝鬼神，我知道世上沒有鬼，裝鬼欺負迷信人，安心在村裡來搗亂，好請我來安莊神，騙得錢財兩人分。』人叢裡有人喊：『把魯四也拉上來，拉上來。』魯四上得桌子立不穩，抖抖索索恨巫神。

那程項又往下說：『我不得錢財不甘心，巧來了表兄常玉泰，他說我裝鬼鬧得好，定計說書嚇鄉親。』衆人問他那狗會的表兄在那裡，道是他連夜逃回榆林城，衆百姓破口大罵難洩心頭恨，魯四老娘氣得往前行，歪歪倒倒走不穩，舉起柴棍就打巫神，打你這千刀萬剮狗抓心！三名戰士往前擋，她舉各叉棍又打親兒身。罵一聲：『畜生不是人，你貪得錢財不顧命，你爲啥聽了壞人話，害了衆人害娘親？』張科長上前忙解勸，道是『政府會教育他轉變。他原個是莊稼人，只心裡糊塗年紀青，光棍漢要緊討婆

姨，馬馬虎虎把壞人眼，知過改過不爲過，回頭是岸做好人。」入羣裡走過來幾個婦女，攙扶走又哭又嚎的老娘親。

程項又說到血腥鬼，激起了無家可歸的人。他擠到人前把話講，吹鬚子瞪眼氣不平。手拿煙管指定那巫神：「程項！你看我張占清，我可曾虧你們？你剛來是個窮光蛋，借糧借米借牛耕，如今你能過光景，翻過臉來害恩人，害得我有家不能歸，背上要姨大雨淋；害得我有地不能種，種下的莊稼野草生；害得我白天黑夜不敢睡，提心吊胆像井邊的人。」

白：「我問你，到底有鬼沒有，你說！」，程項說：「沒有，鬼是咱裝的」，張占清又問「有鬼沒有？」程項說：「沒有，也是咱裝的」。

「你知道沒有神和鬼，神鬼都是你一人，害得鄉親不得過，呸！你這狗不吃的壞良心！」

這話又引起衆人恨，人人怕鬼嚇傷心。蜂湧搶上就喊打，打死程項除禍根。這個要槍斃，那個要砍頭，這樣壞種不能留。張科長才又急上桌，一身遮定兩個人，他大聲說：「大家的意見我聽清，我有個辦法大家來討論，程項魯四是禍首，帶到縣上追案情。程項裝鬼害大家，百般罪惡實該殺。他要真心能改過，政府一樣寬待他。項兒婆姨被欺負，送回

娘家暫安身。」科長說話道理明，政府爲的老百姓，大家都願聽他話，放過畜牲一條命。

張占清撲地跪埃塵，再不敬神敬那張宗明。張科長忙把他扶起，又用好言叫鄉親，「舊社會信鬼又信神，全是有錢人安心騙窮人，窮人受苦怪命苦，不向有錢人鬧革命。如今是新社會咧，不要再求鬼和神，只要自己勤勞動，邊區遍地生黃金；只要人人守法令，家家戶戶能安寧；只要大家團結好，區鄉村莊能太平；只要大家學文化，壞人不敢裝鬼神。百事靠自己，萬事不求神！」

楊萬昌半晌沒講話，這時他走到前面放高聲：「今春二月孫女病，我許愿拜佛求神靈，化了錢，還送了命。到頭只怪我迷信。科長的說話的對，我楊萬昌翻身靠革命。革命靠的是咱們窮人，那裡有什麼鬼和神！從今我不再敬神，香表的錢給娃娃買書本。」大會開完日常頂，張科長押着活鬼上路程。兩天到了縣政府，報告上級了案情。如何審案如何問，如何徹底盤樹根，如何教育來轉變，書中都暫不表分明。

只這新審案聚財由自從鬼捉定，和從前一樣過光景。搬走的人全都往回搬，又安插了幾戶移難民。政府免了今年的救國糧，太窮的還發了救濟金。衆百姓都歡歡喜喜，買牛買羊多喂鷄。大家努力生產好，荒山又成快樂地，大家也不再信鬼和神，家家戶戶享太平。

(完)

一九四五年二月於延安文協

平妖記

編輯者 陳明

印刷者 冀南新華書店

總店 威縣

分店 大名 衡水

臨清 南宮

代售處 各縣書店及郵政局

一九四八年五月 初版

440

CH.G 10 -1
965

